

弘治句容縣志

地 220.151
274
部 = 4

句容縣志卷之九

文章類

縣治碑刻

大唐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令岑君德政碑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星辰經緯丘陵山險所
以經啓八紘彌綸萬域者也聲明文物禮樂刑政所
以黼藻生靈化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

句容縣志卷之九

八

海為而不宰裁成於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
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
雲火之聲塵不昧則疇咨四岳允釐百工大則鶴鼎
魚璜錫寵於機衡之地小則綏藩壘綏守位於子男
之國其有相門紉緒王佐推才負揭仁義周旋禮節
排九流而迴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諧毗吏綏和風俗
堂上堂下驅密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
簡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迹迹於江湖
之上者獨在於岑君乎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
也其先出自顓頊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剋定



儒學訓導淳梁程文
致仕同知邑人王韶
孫昭纂輯

殷墟封為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為姓代
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
投跡寓居於荊州焉自軒偕夾社善泐開宗神岳構
其崖嶽灵根肇其枝葉其後佐帝師王封侯尚主十
卿五公之貴十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胤緒
綿聯於載籍亦由秦獲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
在玆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荆門晚
葺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
周起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
千二百戶贈侍中謚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

儀表銀艾圭茅金鉞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
寵茂幽局鵷鷺之寄斯重曾祖之淪隨虞部員外侍
郎龍壽長寧公霞霽雷邁鳳彩龍光福膺星雋之榮
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
文館學士江陵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贈侍中謚曰
憲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絕壁千仞丹青神
化翊亮天工即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
揆務殷三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閣神仙之地任
摠訐謨崇高密勿至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
蛟凌雲舉日不尚浮綺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絕

倫父景清周太中大夫行鱗甚著作郎蕪弘文館學士
綰青襟而司禮館草玄經而啟書閣聲名之重驛美於
當朝燕翼之寄傳微於後列若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
峯懸日月之輝激溜聚烟雲之氣虚心個儻靈鶴再舉
而未窮逸調縱橫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
禮孝行無待於傍授仁心得之於自然黃憲之類頰回
汝南為貴賀循之擬龔勝江東檀名不學左思十年為
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不出戶庭既馳心於萬里將排
雲日亦因基於一匱弱冠以簪纓貴曾調補修文生明
經擢第縉帷連夕拜之所紫

禁迹朝聞之地圖書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叅軍事
譽譽是曹聲馳南府地靈天秩渾金璞玉之材主吏
恭卿孫楚蕭何之德屬軒坐卜遠禹山斯會撫遺劍
而空存想遊冠而無及松蘿漢隧竹染湘川雖鏤鼎
銘彝將勒生金之字而在徒薦事終資倚玉之材課
効居多息腴俯逮特授蒲州司戶叅軍事俄以親累
左授夔州雲安縣丞賈誼長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
攀鳥路而銜悽峽帶三巴聽後聲而下淚秩滿丁府
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絕漿殆不勝喪幾於滅性
服闋調補衢州司倉叅軍事秦稽負日楚夢含雲

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沉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為禮
節之先下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息旨雪其
親累一遇雲雷之聲再生花萼之榮既席寵而公息
亦流根而洎葉君之兄義材望冠時聲名動俗膺奮
飛而首出指寥廓而曾騫位絕涉於聞鶯才實兼於
綠鵠既而八龍雙驥慈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仕
衡與孟陽齊賈豈直家風祖德見稱於中旨掌紼司
綸復傳於後萊光暉所燭朝野增榮然則宅火均司
烏雷分邑莊周著小鮮之誠尹何招美錦之嫌列五
等於姬封高十城於漢秩字育之道循良是資擢授

句容縣志卷之九

四

潤州句容縣令瑤山奧壤金陵舊地郊原枕端委之
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鷲起山氣合而盤
龍見物產殷積水陸兼并人多挺劍之雄俗存亡珠
之弊君達於時事明於政理教不嚴而自肅化不令
而人從毗黎感惠愛之如父母奸邪逆迹畏之若神
明戶口滋豐田疇墾闢行太丘之道德息灌壇之風
雨國家下武膺運中興纂業氣稜廓除日月開朗君
遇見知之逢時來之運若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所
覃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國紫泥流渥朱綬昇
榮列五綵之通班聯九章之賁飾於是貴而思降盈

而知損如絲之旨載流亂繩之化逾息先是邑居湫
阨里閤榛蕪爰自歷政未遑加緝君乘三餘之際因
四人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贊物之豐省逐便興功
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累
代之宏業頃綠稼穡焦於炎亢雲漢之詠徒勤京坻
之望斯絕君親加暴露徧請山川率眊庶以具馨香
俯壇場而展誠敬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綿八極而俱
灑匝四溟而廣徧自非仁心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
預於此乎加以道尚用執情敦讌喜每至星搖斂室
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挑逗擁樵童之樂臨萬

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煙良談間起清文不輟信可
謂兼文兼吏公才公望者焉聖上深視九重高居萬
寓廼睠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澤而
周海內博訪英髦探求異術十道飛駟萬域承風江
東道黜陟使朝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
源軋曜崖岸孤聳風飈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
入星臺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搖鐵柱而驚鳥泉
霜凜白簡之威霞日聚綉衣之色遙同李邵上迴星
為之暉俯類張綱先懾推豪之氣以君木地加之聲
實每肆揄揚先膺舊舉王生千里佇入於涇佐荀氏

十旬行登於台府顧時之重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
闈遽翻飛於鶯路隨郡詵而齊舉攀鄧攸而不留黯
黯津亭搖搖軒騎壽春遺犢將折轅而共分葉縣歸
鳧已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吳士庶二江人物來暮之
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寇君於一年思段侯之再
撫丞魏烜宗承軒冕代傳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閑
以涸牛之巨量貳割鷄之小道主簿崔子全相門卿
族玉蒸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凜俗尉李蔡
張隱朝暉仇嘉勗等並公侯復杜琳琅積譽經史足
用刀筆推工暫迴東道之姿久屈南昌之化鄉望等

或者年宿德或盛族名家負雲澤之壞寶馳水鄉之
俊逸山川舊跡龍蟠虎踞之間軒冕餘風東箭南瓊
之亞餐和浴道多從食櫟之恩老安少懷久沐惟桑
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而事凜國經下
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鱗簡俯緝謳謠覈南棗之
故事採西郭之前躅飛丹屑瓦行杆雕金之思根質
披文無媿沉碑之浦其詞曰山岳鍾氣河汾孕秀基
構石尋源流千丈地靈坱軋天竇膺響長寧建侯櫟
懷洞朗江陵弈載風颯峻上贖隱鈎深知來歲往斷
雕為朴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從橫如虞稷尚似

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逃矣遐緒猗歟克生乘
彼靈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為士則月鏡虛湛雲
峯迴植藝蘊繡湘材經邦國金玉其行筠篁其德鶴
鳴不已鴻飛未息歆嚴九成先階一簣比迹庠序聯
芳旌旆軒瑩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才雕金纂懿秦
閔漢輔吳田號地孫楚叅鄉蕭何主吏鴻鍾待扣明
鏡不疲詞端筆抄月落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曾
參盡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三峽西窺六條齊稟百
里均知帝道光亨聖人有作如鵬得吹似魚縱壑越
自奮飛載翔寥廓珠江控海金陵負郭夏禹經營農

句容縣志卷之九

七

皇甄度星纏牛斗雲連層閣令長何擇循良在茲駟
駕密賤雕鏤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欺管絃是緝冰
玉攸資神憂河甸獸斷江湄蝗去無限鷺歸有時八
使出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綉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推
埋是屬上敷帝念布從人欲一聽謳謠載欣風俗行
收顧盼坐成珠玉若管知鮑如蕭得王君子既見為
龍為光選衆而舉載掄載揚飛騰日路驛薦雲莊眇
眇雲澤顒顒水鄉西北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思長
嗟不逞躑躅輦驤招遙駑路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
以旌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揚脩辯句一刊懿跡千

齡垂裕

朝散大夫行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蠲微撰

明清堂記

趙子寅撰

潼川王侯為句容之明年邑無逋事歲且荐熟既甚
宜其民則又思所以蚤夜自儆者會新堂成因據縣
令箴扁曰明清使來請記余惟孔門之徒三千文學
子游子夏各得百里而君之其聞諸夫子者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夫學道者愛人
之本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則學道之事也游夏之所
以文學也後世作事無本所在吏咕咕以邑譜自切
以治迹相少多而不知學為何事籍第令聞有及此
者則不過前史所謂以儒術緣飾而武城莒父之意
蓋寡寡矣今侯之取諸明清者何居夫天下之至明
者莫如天命而非學不足以察之天下之至清者莫
如夜氣而非學不足以存之此天之所予我者侯與
一邑之人一也一邑與天下之人一也靜存而動察
精體而擴充使物欲不得而昏且晝不得而梏則所
謂天之子我至明至清者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子
孟子以為可以保四海於一邑乎何有不然在躬之
清明不舍而日與急符相鏖程石相亂金布舍甲相

出入則所以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可勝言哉昔河南程伯子上元之政與武城莒父相表裏其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地之相去歲之相後特未遠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侯取則焉則因其言以求其心可也侯曰然乃不敢辭不敏而為之記侯字彥齊名子巽寶佑癸丑進士云

砌街記

張渠記

句容為邑介萬山中雖曰濱江而去江實遠二線之流出於原隰匯而為渠者僅與秦淮接舟楫不通無富商大賈出於其塗趨日中之市者率仗車以任負

街衢之碑若石每壞於輪轂之交馳俗尚簡陋不知隨時修治積歲又破碎礮礮殆類山間之蹊行者病焉余不敏出宰斯地領事之初駭眎百廢孰經孰營如痒斯搔莫知所始因思鼓樓所以警晨昏頌者宣詔所以啓歲功布王令畢力經勦苟幸落成葺二井而屋之左右民屨之寄官地參差不齊撓腐將壓簷相去且不能數尺縣之門道僅容一車非所以起民眎則又撤之使一新留隙地各丈許而門與道相直驛之前有餘地民廬焉更嘉熙歉歲民流離廬亦圯荆榛莽然過者喑喑因悉為架屋其上舊觀斯復築冰

玉琴月二軒於縣之後覺棟相望翼然後先驛舍門
關悉已葺治皆取辦於亭上之餘一毫不以病民也
獨念縣衢未甃任其事者難其人一日與教釋長老覺先
相過舉以屬之覺先欣然領會率其徒師皎相與募
緣而邑之大姓若施若高樂為之倡和之者翕然擇
市民之謹愿者司錢穀之入出縣不與焉提其要領
爾衢以丈計者二百四十有二賈以錢計者二萬二
千九百五十有六緡以米計者一百有六石始事於
淳祐丙午之秋畢工於丁未之夏建牌柱二十有五
以識坊巷脩衢坦然民以為便即施錢者氏名列之

別石永詔厥後攷之圖志蓋自治平改元邑之僧曰
明慶者嘗募民財為之後一百八十有八年而僧覺
先師皎踵為之空門趾美豈偶然哉自茲以往達于
西門其未甃者尚多緝績之功當俟來者

邑令題名記

黃敏德撰

向容為邑甚古自漢以來令長不知幾何人江左號
近畿三品佳邑選用尤重而姓名傳者蓋寡有著之
史冊見於碑板僅可以一二數當時鉅人長德亦豈
無嘗宰是邑而不為赫赫名者傳記所畧泯然無聞
然則題名蓋不可闕已國朝建炎之後舊記不存隆

興初岑君文宏乃為立石得晉以下六人元豐中一人建炎以後十有三人未幾其石斷而棄之敏德至邑再期始得其托本因重加搜訪而無載籍可考姑求之石章諮之故老又得前代五人太平興國至宣和八人自岑君以降又七人而至於敏德於是斲石刻之廳事繼自今其有考矣若其遺闕猶有望於後之君子

瑞麥圖記

徐錫撰

春秋書無麥禾范曄書麥穗兩岐經記異史記祥也江太夫以名家子為句容宰甫數月政化浹乎犴獄

空聞恊氣薰蒸震於異麥有三穗同榦者一兩穗者三厥芒像密厥實栗好甸人曰大夫之仁大夫不敢以自功猷之督率牧伯曰茲大夫之徵復以歸之乃繪事秀穎丕昭嘉應是年麥大有秋以經史所登載如彼是宜特書昔魯恭為中牟今嘉禾生於便坐庭中州郡交舉句容愚知其不中牟哉詩云靡不有初大夫其勉旃將見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大夫名公亮常山人今官通直郎

瑞麥頌

進士樊燾撰

蘄水王侯為句容之六年夏有麥一本兩岐者二甸

人告祥誦美侯政侯不自有本諸

王明諸生壽敢拜手稽首以作頌曰

於皇秉燧厥明民受自天降祥于彼南畝奚其祥矣
兩穗並秀岐然而實或左或右野夫族談斯祥斯觀
誰其耆之侯我父母繫我采斯我財我阜殖我稼穀
擲我糧秀瑞應遠集天實民祐祝侯頌侯願垂不朽
侯曰嗚哉乃言勿苟本、源、莫美是究

聖人龍飛百祥奔湊

洪業所基此邦曰舊萬古豐沛輝映先後神斯贊襄胡不單

厚矧茲體元億禩伊首帝命率育兆固非偶念不靈

句容縣志卷之九

八十二

承詎曰官守敢竊天休私以自取目擊心抃獻之

皇后

皇后曰俞爾予足手是邦予懷爾弗予負今茲之祥其亦而輔

字爾民人俾庶俾富矢予膏澤以洽孤幼侯拜稽首

天子萬壽永錫祚佑邦家之有小子作頌爰愧吉甫式歌且舞

庶傳之悠久

瑞麥記

趙仲衡撰

邑大夫王侯下車之明年夏四月民有以麥一莖三

穗獻者二以為侯德化所感云侯受謂其僚屬曰吾

何以堪之惟吾

聖天子首定區宇肇啓

洪業而句容密邇

王室基本攸在况今立號建國之始而祉祥若斯天豈無定乎隱而不彰是蔽

王家之美而貪夫功也其可哉遂表其實敵大夫以聞既已播告中外

綸言撫謙推美歸下激勵勸勉嚴畏有加寵頒下及

恩禮優渥於是吏慶民抃上下歡洽膏澤弗愆歲用大稔邑士民乃相與謀曰在昔宋開禧初麥有祥如是文載於石具在今而不刻金石將何以揭盛美垂示永久遂用礪石揭辭而以命予仲衡竊惟和氣致祥天地之常經也今侯嘉寵斯麥以昭我

句容縣志卷之九

八十三

國家受命之符下歸美其上上推功於下君臣同德以和召和斯民益將益被其澤豈不重可貴哉是足以記矣侯名成字國用蘄春人其為人也果毅以立事廉公而愛人縣丞劉姓名復仁字克禮揚州人主簿任姓名允字執中桃源縣人典史汪姓名宏字守道泗州人同寅協恭駸駸政績當大書特書茲未暇祥者特記瑞麥云

西石路記

古者侯國野涂五軌平易艱阻職在司空故冬官匠人記其營建載稽周制設五涂以為險固達天下之道路則司險合方氏掌之比校脩除宿息并樹則又屬之野廬氏夫匠人既隸冬官而司險合方迺為夏官牙轄野廬又領於秋官胡為統治不一得非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面執經畫固屬匠人開鑿雍囊使不陷絕則有政行焉乃若叙擊互防射邪則可非禁不可周公注心道路可謂縝密極矣後世王官率以此為末務其或應故事以巡視則又責諸胥史故

句容縣志卷之九

十四

溝逆地防水不理孫磬折句矩惰無所知馬陷車停孰掀于淳容邑舊為六朝圻縣東南貢賦輸此為孔道時代屢易半成畏涂顧瞻郭西窳圯尤甚雪泥暑潦動輒沒膝至正戊子杜君伯諒愍念行者且謂路端輿梁吾父所建梁既石矣路亦宜之遂乃擴厥先志隆其汙拓其隘漱滯沮如彌補踧闢長亘十里悉冒以石費庸工食計錢二萬有奇起於三月止於四月逾四旬而畢於是軒騎履舄推輓負戴之往來者咸嘆羨杜氏之父子謂能助官政之不逮且施惠而無德色其竊議者則曰使其居遠于是其行不恆于

是則斯役之成殆未可以易言也余謂不然富屋之
沾康莊者可勝計視顛踣滅趾而不援又可僂指數
哉舉此律彼不亦賢乎且推已及人曰恕已欲利而
利人則其恕也大矣况人之涉世有期利已之利則
易盡石之歷世難遽壞利人之利則無窮若以自私
之心闢人則淺之為丈夫矣若社聞余言請述以為
記辭不獲用書以告在位并為好事者勸云
至正九年達魯花赤忽款里赤撰

重修社稷壇碑記

元樊仲式撰

自天子達於庶人得以通祀者社稷而已社祭土稷

句容縣志卷之九

六十五

祭穀所以重民命也壇而不宇所以霜露風雨之也
禮曰王社曰侯社曰置社曰州社曰里社均之祀土
也自天子諸侯而下以夫家多寡之數而為之隆殺
耳今縣之有社其州之比乎句容縣社稷舊祀由內
附以來歷年滋久陳圯蕪穢莫之改作後至元間達
魯花赤丑間公始置地於郭南為壇以祀之夷曠遠
幽克稱厥制又為齋廳以備風雨春秋祈報齋明芳
潔犧羊肥脂故當是時疢癘不作年穀豐有越十又
五年是為至正十二年劇賊實來劫據縣邑撤齋廬
壞壇壝是年冬十一月判官常之無錫范都蠻公以

太尉御史大夫高公之命來攝邑長勞來荒亡拯救痛疾民既奠安乃曰社稷次民者也不可以弗葺於是邑人鄒世惟謂公敬神勤民樂趨斯役因壇之址以封以甃陶美土良靡不中度壇高三尺廣為二十又五陛四出三其級祀稷之壇如其制肆門同一壇壝增壇之壬地新作齋廳三楹視昔加勝經始於明年某月甲子訖於某月甲子鄒君寓書於余曰公之為邑不以簿書期會為之先而以社稷必葺為務其為政之所要重矣子幸為辭而刻之余稽諸經傳有曰民為貴社稷次之人曰重社稷故愛百姓先王勤禮

於社以神地道不曰所重民食乎夫長令民人社稷之所寄也苟不致謹於是不幾慢神病民哉按邑舊志土瘠民窶是宜尤加之謹賢邑長以啓以承前後輝映其誠之所要重矣且二公完節篤行槩乎不異見諸行事志同道侔二十年間表表相望則斯壇所繫固亦有不偶然者與竊又聞之昔丑閭公以中宮勝臣授官官掖今我公以外臺傳政攝長茲土其視銓選之常調守之正者謂可少自暇豫而二公所守介然始終一節聞其風者亦少儆哉既又繫之詩俾邑人歌以祀神其辭曰我思句龍繼社之宗亦有田

祖曰棄曰神農之來矣說與我里有壇陟降孔
邇靈鼓淵々靈旆有輝以報以析神其欣々春有獻
禽秋有稻梁曰殺犧羊神其洋洋神既醉止錫我多
祉雨暘以時疫癘不起穀我穰々樂我壽康以翼以
匡邦家之慶

砌街記

學士邢寬撰

龍蟠虎踞之形勝我

國家根本之都也其山延亘走東南僅百里即句容也縣治
之南有高山三茅真君居之遂以茅名九域志云即
金壇華陽洞天以是觀之山川之靈神仙據而有之

句容為縣亦地之靈也縣去大江七十里不通舟楫
民以輪蹄為負載入執宮功與在邑有二畝半者皆
由是途以邑衆言之戶計三萬五千有奇口計不下
三十餘萬執役於邑交易於市客旅之往來輪蹄之
輻輳車軸相軋蹈而路者九達之遠鑿石鋪於中陶
甃甃於外轍跡橫斜淺薄踳蹬盡為崎嶇硤确之徑
矣故有事於邑商賈於市莫不難之邑大夫秀水浦
君洪俯而嘆曰是道也上以迎

朝廷之詔令官府之督辦下以通民之輪蹄商賈之交易苟
敝而不修不徒無以美其觀其實無以便於民為邑

者之過遂以俸錢給辦公私之餘捐為修治之費乃
召耆老胡璇等語之曰是邑通衢之大者不過十之
五其他徑捷尤多今皆廢圯欲與汝等重修之不可
勞及於衆古人謂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吾歎勞之令民於戶出入處願自新者工匠之費吾
為營辦其弗能辦者吾悉治之若宣化毓英等坊數
十百柱邑皆自豎耆老璇等躍喜應曰此父母為民
興利也聞而感其惠者莫不心悅從命二尹諸城劉
君義從而和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政也敢不
捐俸為之輔斯不踰乘輿溱洧濟手景泰癸酉夏四

月初吉始工於便民之衢東西長三百九十六丈有
奇濶一丈餘匝一月而成次縣前衢南北長二百五
十丈有奇濶亦丈餘其他察院儒學之衢次第咸底
於成是歲八月上旬訖工噫數千丈之街功云盛矣
成何五閱月之亟也蓋感邑宰之惠趨事赴工心偕
樂之成功所以為易易也初開南北兩傍途於坊外
廂通東西往來輪蹄使不得入坊中市衢無輟迹也
古者入國問禁宰於東西閤門各設耆老導輪轂由
兩廂傍行其保衢不廢之心良矣哉考之邑衢宋英
宗治平時僧明慶募民創造後一百八十八年理宗

君輯氏繼宰是邑董治廼事落成於戊戌三月為樓者三間為廳事者十間左右迴廊四十餘間表以重門繚以周垣規模弘偉視昔有加於是駐節有堂燕寢有室役驛騎亦各有所然而財費給於公帑傭工出於常役民無怨者皆一時當道者籌畫之良而經營相度謙輯之力亦勤告成之餘伐石輯請書顛末以示後人夫古昔盛時郡縣所在皆設候館委積以供四方賓客蓋所以傳

上命達下情所關非細故也方今

國家奄有九圍薄海內外罔不通道故驛傳之制特加於古雖其舊基成毀容或有時然豈可獨視其壞而不加之意哉今謙輯相繼履任乃知急所先務而圖新之是有政焉非直營建之舉而已庸書以歸之後之覽者庶幾嗣而葺之也哉

儒學碑刻

重修夫子廟記

方峻記

江寧府句容縣夫子廟按舊碑云唐開元十一年左
迄今周一千九百七十四甲子矣峻去年春移宰是
邑臨事三日廟謁先聖周胝祠宇其棟橈像毀迫無
可枝梧因嘆曰數百年古邑而夫子之居弗能庇風
兩曷以使斯民知國家崇奉之典為生人教化之本
歟載惟發墜心焉孔疚秋八月會上丁行釋奠禮隘
不如儀邑人有樂善如周初張詵李希元者二十人
諭厥意薦牘詣邑請以新之邑聞於府府俞其請委

句容縣志卷之九

十一

令佐以董其役衆輸金七十萬市材陶瓦擇匠僱工
作殿屋四百椽堂屋半之門廊十五楹齋館文房通
十室縮板為垣環百堵殿以新聖容顏子配坐十哲
侍左右曾參預焉堂壁畫三禮彝器東西兩序繪六
十子及先儒之精經若公羊高玉弼等凡十有二人
以次之冬十月經始越明年有成不費民庸不妨農
事躬率生徒行釋菜之禮俎豆成列跪奠有儀耆艾
聳觀子弟知學昔之隆典一旦恢復崇奉之規著教
化之本立亦長民者有志於吾道之一端也大哉夫
子之德巍巍乎無得而稱焉峻也謏聞不足以形容

紀頌于將聖第書建作之年月云

新移夫子廟記

葉表題

元豐二年己未四月予領茲邑祇見吏民且詢風俗
客有興而言曰是邑也據華陽地肺之勝因山容句
曲之名南揖絳岩北帶長江東達吳會西隸建康編
戶四萬物產之瑰奇者不可殫紀秦漢而下高尚而
羽化者八十餘人實江左之上游六朝之遺風其英
靈秀發亦可謂挺特而雄偉者矣宜其多道藝卓越
之士風化比鄒魯而其俗乃以儒為恥自我宋有天
下以文致治百有餘年海隅遐陬不識兵革釋耒結

句容縣志卷之九

八十二

綬入為公卿而此邦之人能以仕進者不過一二豈
萬室之衆獨無俊又如海隅遐陬者哉顧養之之具
未全而道之之方未至耳若今不我謀則已今既謀
及敢以為請縣之南有孔子廟廟貌僅存而學館汙
陋不足以容絃誦而常為虛器廟之南有弊驛荒榛
蕪穢不可以寓賓從而徒歲葺妖頽廷舊廟之卑下
以易弊驛之爽塏而董葺之協卜之吉不亦善乎吾
應之曰夫民俗之不率上化之未孚有學而士不游
有館而賓不止微子之言益令之恥上其議於曹曹
可其議於府以官錢二萬三千徒而新之不累月而

館學成於是士之游其間者數十餘人賓之遠至者如婦嗟呼學校之不脩令之罪既脩矣而道不講為士者宜何如哉是非特所以識廢興且告其邑之人無互鄉所嗤也

重修夫子廟記

江賓王撰

鄉校不可一日廢也尚矣青衿逸城闕鄭詩以為刺下車修庠序漢史偉之蓋申孝弟勵賢才取士論政養老享賓悉由於此故君子於其興廢也有以知國之盛衰見人之賢否句容舊有夫子廟在縣之東謹按古碑立自唐開元十一載我宋之興文物隆盛元

豐二年葉公領縣病其卑陋且惡俗不喜儒相廟之南有驛焉寬閑亢爽面對三峯佳氣勝槩可坐而致於是斷然徙之夫革故取新固自可喜然民猶狃於舊俗能以仕進者寡粵自致和改元太師益國奉公領鄉貢選以賤事寔來負伊泉之器懷孔孟之業講解六藝啓迪後知時肄業者咸得折衷春誦夏絃彬彬然有洙泗之風自是命鄉論秀賜第於庭者肩摩袂屬登樞府踐華胄抑有其人嗚呼師儒之訓其效至於是耶獨是歷時滋久廟貌昏翳黌舍傾毀非所宜稱東平龔濤仲山履行端方飾吏治以儒術凡有

施設知所先後紹興壬申以左奉議郎出宰謁廟之
初喟然嘆曰創於前者欲美而彰承於後者欲盛而
傳今鄉校若此有忝厥初人其謂何越明年八月乃
率僚屬鳩工賦役儀門正殿講堂精廬雄深巨麗規
模宏偉而又揭大觀八行八刑之碑畜益公一德之
像迺左迺右各有攸居棟宇屹然可瞻可仰閏十一
月丁亥告成集師生賓佐以落成之且舉釋菜禮以
祭于先聖先師籩豆簠簋列於殿廡升降進退躋躋
踰踰父老來觀低回留之而不忍去多士欲鐫石記
之以無忘令之德猥以見屬賓至忝棄梓義不獲辭

然天下之事務其大者遠者則可書不然徒寫琬琰
奚益春秋之世魯禧公能脩泮宮有史克者作頌鋪
張揚厲惟叙其采荇采藻獻馘獻囚而已至若棟宇
時制則畧而弗言意固有在矣矧今日之事哉吾知
今之意不在挈楹計工誇耀一時也蓋欲後進方領
矩步升堂入室敦詩書閱禮樂然後發策決科致君
澤民以繼踵先達益知教化之所自來其所務者遠
且大誠可嘉也於是乎書

重建縣學記

劉宰撰

奉議郎古括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湏旁

午之時內事拊摩以不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
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綏靖邊方之畧既內外兩盡
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
所先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
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
三茅之山峯巒回環竹樹深宥有泉之勝而無岩崖
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為秦亂茅氏兄
弟實居之若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返而誕
者乘之以為於此昇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

遼東之去有時而歸縑山之會有時而復幸且莫遇
之則九醞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槌可得而食駕
鶴驂馮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
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
君子以為仙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
可得而轉移者蓋昔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實司
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徼福者爭趨之以庶
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無是則又窘於說之窮愧其
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天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
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為老聃而以其謙以自牧

者為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沖默為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既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為師則問官名於鄉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夷狄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為前之二說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為後之說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為師之老聃誣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為是說者東西南北之人非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然則興學以

道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之事乎君於是搏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殿陞深邃嚴王者之制堂廡廣修倣侯泮之規宸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澠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宜搆之為屋六十而墻之袤丈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冬之朔闕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二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二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而公不告匱蓋以均節有道私不告勞蓋以勞

來有方既屬宰記其事宰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
但為子衿城闕而已方緒次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
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
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揭之子盍為我申言其義宰
惟明德天所均賦惟先明己之有是德而後能明人
之德故明德必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
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則無妄念
無邪思而憑虛御風等說可得入乎由是而身脩則
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之外由是而
家齊則家人婦子各盡其道安有自絕於倫類之間
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
以為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為菴荒
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鄙之士不待告而知
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鄙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謔
者之罪為愚者砭云

重建縣學記

王構撰

至元丁丑江左既平詔至行臺揚州于以正風化而
新彞倫也今翰學西臯趙公為侍御史實膺持憲之
寄後三十年其子靖初筮得句容尹亦維揚分邑恪
遵嚴範力於政而躬於廉首以風化之源繫於學學

政未舉心撫字而職承宣者能追其責歟暨監邑簿
佐捐俸金勉以率衆儒人唐思謙王起隆等餘六十
人咸知尹君見聞之早淵源之富說以聽從而服其
役為禮殿崇踰舊者及尋深廣稱之賢庶崇廣皆倍
其舊講室為楹五翼以四齋楹八畜書禮器各有庫
戟門櫺星門凡再重而闔則其十二中外煥新規設
一合於禮二年寧告歸公詢其為政之要喜之走書
厯下委構以記構惟三代之學不可見而三代之所
以為教者布之方策既詳其著黨庠里序等而上之
無非教也萬家劇邑介乎江淞華庶之鄉業考新宮

雲敷霞峙袞服當坐侑享後祀以序教之有方養之
有漸紳佩群集時肄季考絃誦之音既聞而揖讓之
儀重見豈庸人所能辨哉不患無功患人不為以君
之雅才通識泓然諳理擴其所施宜有大於此者宜
其不詭流俗不懾浮議不飢餓以躡人之後也善良
則扶之豪猾則斥之歲罹於飢豫言以防火賊非土
產函請而獲免一念之頃莫非為民而庶工庶獄能
飭能詳次以咸整亦三代先教後刑之遺意歟君將
南還升堂振矩為諸生講正學以恢道統方春風駕
行井里告知以孝悌忠信抑其末而本是後俗近邇

魯自昔而然革其嚮偽悉如舊俗志願斯畢矣雖然
昔賢之事業光備卓犖垂範於世者非一載居其位
食其祿不有以振起之則日以隳裂莫可禦已苟世
慈明陳門季方夔雍熙之範而出應世用皆是準的
群倫又何暇於他取哉句容之人何其幸歟

重修明德堂記

貢師恭撰

句容縣廟學唐開元中始建於縣治之東宋元豐二
年稍徙而南皇元混一旨崇學校縣尹兀頽英趙靖
先後脩葺邑既完美獨講學之堂湫隘弗稱至順四
年達魯花赤那懷實更作之扁因金華馬光祖故書

曰明德惜乎當時構締之少堅也距今總十年已弊
陋弗支至正元年冬十二月彰德李君溥來為尹始
至用故事釋菜於先聖先師退坐堂上慨然謂教諭
新安胡玄穆曰盍相與畜之玄穆曰吾賤也顧學廩
之入不足以勝工力之大爾明年六月大風雷雨壞
堂之北隅君即捐俸率士之有力者撤而新之踰月
訖工且闢屋於堂之下兩楹題曰止善新民 疏櫪清
曠迥脫囂塵復計其餘材當大成殿南向為露臺以
備壺濯登奏上下之儀雅樂祭器亦罔不備靡楮幣
凡四千五百貫食粟八十斛玄穆乃以書來請於宣

城貢師恭曰願辱記焉師恭雖未識李君嘗知其辟
御史院丞相府椽讀書識治體而玄穆又師恭內第
也知其善學為尤悉固敢即名堂之義而告焉夫人
以一心之微而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
如鑑懸水止無纖芥之汙故曰明德然不能免於氣
稟物欲之累必加以明之之功始復其所以光明者
故曰明明德蓋嘗切求其所以為明德者心於五行
屬火火之明無不照故心之明亦無不燭火息而出
闇隨之猶心德之蔽而利欲昏之也火明則物無遁
情德明則理無不燭斯道也亦微矣歷代帝王之授

受孔門師友之相傳近而日用常行之間遠而鬼神
事物之變舉不外乎此然其明之之要非泛然無主
以求之也非冥然待其自覺也非躐等凌節以一蹴
而至也循之以序進之以漸待之以久使其優柔融
會一旦豁然貫通而力行之功且足以踐其所知則
洞然虛靈之府四端萬善靡不在我然後推以及人
而人亦有以自新焉是以君子之心雖窮居僻處而
堯舜其君民者未嘗一日而敢忘也况有民社之寄
者乎後世茲道不明學者專意乎記誦詞章之間仕
者從事乎刑政法度之末其他紛紛各以意之所便

為學而成已成物之功始貿貿焉莫知所向矣嗚呼
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教又思各造其極而不遷
其庶乎古人之心也夫抑亦李君之心也夫君字耕
敬贊而成者主簿樊嗣祖縣尉張奎典史趙由道周
夢麒也

重修儒學記

楔括篤撰

句容為縣最古漢長沙王子黨建侯於此國朝舊臣
創元氏亦以此封王爵其廟學宏壯異他邑第歲久
不治漸入壞域至正丁亥八月縣尹邯鄲張承務士貴
迺率義命工不資學計自堂徂門既曩異序廢庠都宮

句容志卷之九

十一

環堵罔不畢葺遂使雕甍丹楹朱扉繡戶悉逾舊觀
當興役之際適有凶盜由淮旬歷朱方登茅阜涉土
橋問津龍潭欲走江以逸鎮南王令司馬會省臺帥
臣督十餘路戎士圍丁東華山抗萬夫長江寧監邑
死之彌月有半始克殄滅于時應酬徵需供億饋餉
承務寢食兩忘一如律令仍於巡繳閱柝輯綏里閭
不憚劬勤篤志廟學可謂本末具舉得為政之要矣
予膺臬寄海北尋調西蜀未幾遽拜工部之命還抵
金困溧士謝瑛時攝事於學請文以識諸石子惟正
人心厚風俗無一不本於學人心正風俗厚凶盜安

從生哉承務能飭俎豆於甲兵中以急人之所緩視
不知所當務者遼絕矣則其政績宜亦可歌故輟行
不讓系以諱云易列蠱卦事壞必新詩誦泮宮專美
魯申先甲後甲爻象可則獻馘獻囚卒以滅賊彼殺
越人暴禦國門緣教之失懿德遠昏駢首就禽或斷
或磔究原以思愴然斯側札讓興行疇不向方雖賞
不竊刑措成康猗與張尹卓見不惑尊崇聖道泚此
邑國美錦優製聲藹絃歌纂庸樂石永矢弗磨

重修學校記

朱純記

皇明受命既全有天下所覆乃大興學校

詔天下府若州暨縣置師弟子各有負給既廩程業
藝成造士之域有資則貢之春官考而登之辟雍往
往入為

禁闈待從臣或握憲節出佐藩翰承宣郡縣取人於李校
用之不次莫盛於今日句容縣學唐開元肇建宋元
豐中更其地而益宏其制焉宋暨元修建不一元季
迄今久不修故壞益甚每風迅雨厲則凜然墮壓是
懼洪武己未春河間韓侯思孝宰茲邑嘗以大昕謁
先聖顧謂僚屬曰惟學宮侈剝不治咎實在予然民
力亦不可亟也視屋之甚圯者吾先施功焉以次而

葺之則民不勞而事亦集於是園視周覽以為尤壞
墮者大成之門為楹十周毀之兩廡楹三十資於衆
鳩工聚材凡棟柱榑桷之朽蠹敗腐者更易之構締
之弛其鑿柄者歸其故而繩直之皆撤其覆蓋之瓦
去其毀缺而加堅塗焉為諸生肄業之所于西偏寢
息各有室績垂就侯去官功遂輟越三載沁陽韓侯
宗器由太學出仕蒞斯邑勉勵諸生益不懈加敬且
曰學宮之大莫逾茲明德之堂實維朔望講聖經考
德業於是乎惟師帥茲邑弗有所圖其曷辭責即命
修而新之廡隅曲執整飭峻巖巋然壯觀矣功甫就
緒士方相慶適值

上命頒釋奠儀下郡縣尤加意崇文縣學祭祀之用與凡
養師弟子者歲賜米六百石置吏會計出納亦賦以
祿前代故有贍學士田復歸之學歲入不盈其數者
益以他名田凡所以留

聖心施渥惠者甚厚時洪武十五年五月也父老士咸喜而謂
純曰我一學校之興前後護兩韓侯有以經始於前
有以成美於後今吾侯方當考室之日而釋奠賜田
之命適至蓋誠心體

國家盛意故默契若是子其以文鋪張盛事哉純因竊維

念古昔自司徒典樂有官而學校立更三代至周法
乃大備故周人之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說者曰風化出於首善之地則教行四
方矣今京師新國學以為天下風化之本句容雖
縣邑然近在畿甸去京不百里實為四方環視瞻仰
之地非他郡邑比也士大夫來京師經是邑者游
觀相繼亦天下首善所係為遠人視效取法則者學
宮之修有裨風化不但百里而已也方盛世勸學興
禮以風四方而吾邑連獲二賢令先後合完之其可
紀也已且繫之以詩曰帝汎八絃作都金陵八絃

既徵文治聿興維句曲縣迤在畿甸咫尺

聖睠環四方之面庠序既建璧輝奎絢育我俊彥俗化攸善厥
初孰修河間韓侯合而未完值侯去官既有縣令實
維同姓謂學校之政

上實有命前功之未竟敢不承以敬乃謀乃理俾完而美屋覆
垣峙丹雘有煇然祀行禮有饒其簋珮衿濟涉
降堂只稽經誅史克慎諾唯為臺菜祀季以貢于

天子立邦家太平之祉

重修戟門記

胡儼撰

句容之為縣以其地有句曲山故名自漢唐以來雖

屬置不一然自會昌間升為望縣至于今民物富庶
畿甸稱焉縣之有學始於唐開元十一年在縣之南
至宋元豐二年令葉表徙今處紹興二十三年令龔
濤增修之翰林編修汪履玉為之記元至大二年尹
趙靖重修之翰林學士承旨王構為之記至正丁亥
尹張士貴又修之工部尚書僕捨篤為之記至

國朝永樂丁酉七十有餘年而廟之戟門敝壞知縣周庸
節主簿趙啓典史劉原善教諭趙學拙乃作新之繕
工美材皆出已俸訓導諸生亦各以其資來助於是
為門若干間設戟於門之左右經始是年五月落成

於秋七月規模之壯觀丹漆之炳耀儼然王者之宮
也庸節以書來徵記按宣聖廟門準儀立戟十六始
宋建隆二年至政和元年增為二十四戟所以備儀
衛示尊崇也嗟夫學校教化所自出其興廢實守令
之責然所以為教化者豈專以廟堂為美觀哉要之
有其本也苟敝壞不治則無以將事既撤而新之此
為政者知修其職也至於務本則吾黨之士當以勉
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崇學校之政教育人材作新士習詒
謀於萬世者遠矣至我

皇帝繼承大統繼志述事表章儒術深念天下學者務科日進
取致力於章句文辭之間而忘脩己治人之實乃命
儒臣取六經四書與諸先儒之奧論所以發明聖學
維持斯道者類聚成書

賜名性理大全頒之天下學校而嘉惠學者使知務本之
意所謂天祐下民作之君師德教之隆超軼前古天
下之為師徒者當知此書美教化而叙彝倫一道德
而同風俗需此焉出非徒科目進取之事也况句容
密迩京師尤率教之所當先者也至於化行俗美其效
之淺深厚薄則係乎其人焉然則君子由於斯者其
可忽哉

句容志卷之九

八廿六

重修明德堂記

苗襄撰

夫道者天下所共由之路德者天下所同得之理學
校所以教育天下之賢材講道德之地也歷代聖人
君有天下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
平蓋必以此為務焉傳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哉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區夏首以教養為心內立國子監
外及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奎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以及

今上皇帝聖聖相承繼志述事崇儒重道所以六十餘年之間天下平安風淳俗美禮備樂和皆由師儒得人養賢造士之所致也嗚呼盛哉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學肇建於唐開元中歷年既遠屢加修葺惟明德堂乃元至正四年達魯花赤那懷重修建之堂也未幾敝壞縣尹李溥教諭胡玄穆又相與新之歲久復敝今宣德二年南陽許君聰來尹是邑嘆曰建學所以造士也堂敝若是豈

朝廷崇儒之意哉豈師友講道之所哉遂首捐俸資若干

句容志卷之九

廿七

謀再新之貳尹郭君震周君願張君文善主簿羅君昇傳君詳典史李君端咸出粟有差教諭趙君克通訓導方君肇旣凡遊學生徒皆捨金以助迺鳩工聚材興作於是歲十二月畢力於明年三月堂之成也匪雕匪飾不隘不陋高明宏敞煥然一新為間有五為架有九廣六丈六尺深二丈八尺復以餘材建止善齋於堂北由是講學有容而明明德之功有自矣太宗伯邢臺張公聞而嘉之謂余曰子職文辭盍為記之俾刻諸石用永昭厥美嗚呼聖人之道大矣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堯舜禹湯文

武之相傳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為教民生日用之當行無往而不在是故義君臣親父子別夫婦序長幼信朋友莫非此道之所為也所謂明之德者明此道也道之不明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遂湮矣此教化之所立德之所以明而新民之功亦自此而推之也許君為政乃能體

國家教養之意急以勸勉為務者誠善政也凡為師生幸登斯堂朝夕相與講明者要當知其所本豈專記誦詞章之習為足尚哉是為記

儒學進士題名記

周叙撰

進士之科士生當時出身致用之至榮者也鄉書有錄禮闈殿試有錄天子之學宮有題名郡縣學宮亦有題名何其名稱累書而不替若此哉予嘗求其故矣士方潛蓄未施游藝庠校研覃窮理正心之學講求致君澤民之術竭日夜之力以冀登薦於策書齒錄於仕板得志以行道顯親而揚名榮孰甚焉及其仕也或貪墨以敗官或回邪而失守一斥不復名德同隳為父母鄉黨僇不榮又孰甚焉此題名之記所由立也蓋將使後之人於指其名稱而歷評議其賢否得失豈不凜乎其可懼哉句容畿內名邑人物彬

彬著自古昔而科第莫盛於宋尤莫盛於

國朝自洪武開科迄今正統登黃甲者十有二人領鄉書者十有八人仕歷中外文明宦績炳乎其相輝蔚乎其有文所以為科目榮者多矣而今之輔佐廟堂進退人才卓然為公卿之所推許者莫逾於天官侍郎曹公也豈非盛美之所鍾歟然則大有光於斯名之題者得不在茲乎嗟夫光嶽氣完異才間出

聖明龍興八十餘年溷煦培養之功厚矣自今以往安知不有繼侍郎公而振起者哉蓋相與勉之知句容縣事韓侯昇以作興人才為意石具而未立適監察御史羅箎奏治畿內韓侯以告國命成之相率徵文於予紀其故予不敢以不敏辭遂為之書

鄉賢祠記

胡炳文撰

祠鄉賢所以善風俗表忠孝所以厚綱常容邑祠非其鬼者甚衆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者學未有祠非缺典歟泰定乙丑乃始闢講堂之西為之按邑志及史書唐有張公諱常洵居喪盡孝廬墓三十六年劉公諱鄴事主盡義當黃巢之亂不惧賊而死此正李泰伯學記所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者也祠之於學見鄉先生之所以可祭者如此見士之所以為學

者當本乎此高山景行之思秋菊寒泉之薦使人親
親尊尊之天油然而不能自己者其或士之躬行於此
稍有歎焉不可以升斯堂扣斯祠矣然則此舉有闕
於綱常有補於風化召淺淺也可不為之記

恭刻制詞記

張起巖撰

孔子之道萬世準則歷代崇奉有隆無替然未若聖
元推尊加號之極其至也國初庶事草創文治未遑
太宗英文皇帝建學中都遣國子就學士之通經中
選者復其家始祖皇帝敕上都孔廟聖像十二章服
暨純以金飾之登用儒先禮聘文學之士學校有官

句容縣志卷之九

四

鄉社有師詔旨敦勉著于令甲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加大成至聖文宣王號遣使闕里以太牢祀郡縣廟
學敷宣綸言鑄之貞石昭示永久仁宗皇帝正孔廟
配享位位以宋九儒暨先正許謨公列諸後祀文宗
聖廟元孝皇帝繼志述事加封宣聖考妣齊國公曰
啓聖王魯國大夫夫人曰啓聖王夫人厥配并官氏曰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加袞國復聖公邾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復追封二程子河南伯為
豫國公伊陽伯維國公朝議刻制中外廟學於是集
慶句容縣尹李允中教諭劉德秀輦石就礮書刻有

日謂宜有紀述以彰昭代右文之懿宣聖五十四代
孫思立適為監察御史請之起巖至于再三豈以起
巖常承之胄監累官史局詞垣於記述為宜也哉蓋
前聖之道得孔子祖述憲章而益以顯後聖之心必
孔子是則是做而為盡善夫師其心必崇其教而不
論其世可乎斯道所以亘萬世不弊大倫以明生民
以安氣運以昌一皆本於聖人則尊其所生以及其
配允謂稱情矣况斯道之傳派誠所在人至乎繼絕
乎而繩墜緒盪除習俗開發我人功加於前德垂於
後者尤在表襮也夫以國家重民教尊聖學擴充旁
達無所不用其極則職乎近民而膺承流宣化之任
者其整飾作新者當何如哉繼自以往凡來遊來觀
仰瞻奎壁雲漢之章宜知所向矣

大樂禮器記

趙承禧撰

皇元崇尚聖道推尊孔子自國都下建都府若州縣
莫不有學學必有廟祭必用禮樂參酌古今損益時
制擇奠儀式著于令典惟其守宰有格有愚故其禮
樂有舉有廢豈非以禮樂待人而後行歟按素王世
紀漢魏以來闕里雖崇與祀隋唐始詔天下州縣皆
立學春秋二丁陳三獻之禮宋政和間始頒大樂禮

器許內外揆人及縣學生咸使肄習然皆未若我朝禮樂備舉之為極其盛也句容為金陵屬邑學創於開元迄今六百餘年其間興廢不一再紀至元之二年教諭劉德秀來典學事嘆垣宇之弗葺切然疚於懷爰白於鼎於是縣尹李允中然其言曰學校乃育林之地風化之原禮樂之所從出也宜相與戮力以板斯文積歲租度材以飾宮墻崇廟貌為先又命立石六趺恭刻皇上勉勵徽章先皇帝加封宣聖考妣及四配豫洛周公之制詞侍御史張公起巖為文記之丹堊一新講習以盛適縣尹秩滿告行謂同寅曰

學校苟完美矣雅樂未備享禮未輯如神之來格何監邑且驢敦武慨然以為已任率僚佐各捐已俸倡之鄉胥里人相與觀感而樂助焉教諭幸其成不憚勤勞而贊佐之迺製幅巾深衣兼以襴幘角帶革舄會陸十襲命銅工為治造簠簋爵禮器凡百五十有一各分職以執其事至於鍾磬笙蕭琴瑟瓊篪祝敵篋簠之具一務精微以畜永遠而不靳於貲樂生二十五員遴俊雅弟為之致郡庠與樂士泝習浹月秋丁告成書其實請記於余余問之先生之制禮樂也有本有文誠敬和易本也器數制度文也本主乎

中文著乎外故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用之
朝廷則和而平用之邦家則無所慮而不當吾夫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蓋
以本立而文有以行也絲衣之紆載弁之絀犧牲之
脩築盛之修玉帛充庭而鍾鼓在序文既著矣儼乎
有聲肅若有容齋後一心對越如在本斯立焉由是
而事親後兄序而大和恭遜雍愉之化漸被隣壤斯
則禮樂之實而聖人之大教朝廷專尚之盛意也器
不預焉尚相與勉之

重建文廟記

尹直撰

學必有廟以祀孔子以行釋奠釋菜之禮以示不忘
其學之所自也孔子尊視王者衮冕南向故廟制有
四柱屋扁曰大成殿歷代已然崇卑懸陋則係有司
賢否而教道之振弛所由徵焉句容學廟自唐開元
間建於縣東宋元豐二年徙縣南即今所也紹興壬
申元至正甲午修葺僅一再迄茲幾二百載凡更幾
令視廟朽敝或莫不介意或力不逮志乃成化戊申
曹州徐侯廣以進士來知縣事力敷政化剷創蠹弊
訟簡盜息政通人和嘉禾瑞瓜駢出畎畝明年歲大
有秋即謀於教諭蔡祥訓導潘浚曰文廟風化所出

興學有司首務廟祀若此吾於諸君其敢弗力遂各
捐俸為倡一時閭右效義競出金粟以助焉侯擇四
耆民擔遣司出納敦匠事而規畫督率則躬洎二師
儒同一心焉經始如是年仲春之望落成釋菜於仲
冬之朔材石堅良丹雘煇煥其高為尺三十有七深
視高加尋廣如深而兩廡戟門以次具舉規制壯偉
倍蓰曩昔夫學之師儒乃具書遣庠生周祚介鄉進
士凌傳來徵予文刻諸黹牲之碑以永示侯之功於
無極昔人謂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化道之行決
於迤斯被於遠勢同然也我

皇明尊用孔子之道陶範斯民迺自京師遠自四裔無處無學
無學無廟南京尤

祖宗與王之所首善之地教道所從施應天京府也句容應天
屬邑居南京不百里而近其沐浴聖教衣被王化于
今百餘祀最先且浹故其士習之隆盛人才之彙興
迥迭前古宜廟學之壯麗宏偉甲四方乃今見之侯
其賢哉聖神如天洋洋在上凡百襟佩游歌於斯也
覩其巍然偉然肅焉於駁奔之時凜然於拜謁之頃
感發興起端其所學而不雜誠其所存而不偽高則
養正以成聖功次則游藝以取高第躋顯仕斯不孤

朝家教養賢侯作興四方仰止京畿望邑不亦宜哉

射圃記

陳敬宗撰

國家建學立師訓迪賢俊教之詩書六藝以弘博其知識而於射則別設圃於學宮之外寬閑之所以便發矢應天府句容縣儒學舊有射圃邑長學師怠弛其教久棄弗理遂至迷失其所正統辛酉監察御史徐公巡歷句容乃欲追舉墜典詢諸故老得之於縣治之東又為邑民所居徐公勸率出價金購復之廣袤十有餘畝方在剷除平治而徐公適值還

朝弗果就緒歲乙巳秀水浦洪會川來尹茲邑乃克嗣成

厥功中建觀德亭而外則繕以垣墻焉每遇朔望邑長貳率厥師生習射於其中射必以耦而進勝者賞負者罰周旋進退於威儀禮讓之間觀者莫不贊之曰復舊業於既失之後與墜典於久廢之餘茲皆浦洪之功也何其賢哉於是學之師生教諭黎自成等相率請言為記惟射之義廣矣大矣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重之周官司裘共王虎熊豹三侯設鵠諸侯熊豹二侯卿大夫麋侯皆設鵠此大射之侯也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而州長射於州序

其侯亦同賓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麋豕此燕射之侯也茲
三射之侯以其飭之多寡而別尊卑焉天子射百二
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
者所服之遠而卑者所服之近也其制度有如此者
夫射不特施諸武事將以習禮樂焉故諸侯之射也
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
以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也天子有事於郊廟必
先習射於澤宮擇士以助祭焉士者諸侯所貢之士
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否則不得與於祭而有慶讓黜陟之典焉所以重
有德也諸侯繼世而立夫卿大夫有功而升矣而又
試之以射考其德行與其才之高下焉所以慎其封
爵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節者禮樂之節也必修其節
而矢焉則射豈可以藝道觀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敢入而唯幼
壯孝弟耆老至好禮者得在賓位則躬執弧矢者其賢
可知也故曰射之藝廣矣大夫豈不信向容射圃
即古州長之射於州序之禮也浦尹窮經力學且善

琴知必資於禮樂而又射非特專志乎主皮而已也
故於是圃之作倦上焉亦可謂知為政之要矣而凡
習射於是圃者苟能揖讓進退不失禮節內正其志
外端其體操弧挾矢審固而發庶幾乎習禮觀德克
合古道且無負賢邑令興學之盛意矣予故歷叙古
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樂制度以曉之使觀者咸
知射禮之重如此而不敢易視之也諸生其敬慎之
哉是為記

